

台湾小说选

台湾小说选

钟肇青 选编

台湾小说选(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325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7 插页6

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68,500

书号 10019·3522

定价 1.35 元

目 录

老樵夫	钟理和 (1)
模范村	杨 逵 (14)
白翎鸢之歌	钟肇政 (72)
采碗记	叶石涛 (94)
夜行货车	陈映真 (118)
一绿色之候鸟	陈映真 (163)
昭玉的青春	杨青矗 (184)
婉晴的失眠症	杨青矗 (206)
我爱玛莉	黄春明 (228)
妹妹, 你在哪里?	王 拓 (283)
乡选时的两个小角色	宋泽莱 (341)
麋城之丧	宋泽莱 (383)
散 戏	洪醒夫 (411)
米粉嫂	荻 宜 (436)
谪仙记	白先勇 (454)
哑 奴	三 毛 (478)
灰 鸟	方 方 (498)
编后记	(540)

老 樵 夫

钟 理 和

一

邱阿金已经过了六十花甲了。然而身子还很硬朗，腰板挺直得象一个年轻小伙子，被太阳晒成紫酱色的脸孔，虽老，而无衰败之相。虽然他在这世间，已经活够了。象吃了多量的甜食那样，吃腻了。可是照这样子看来，阎王老爷要几时才在他的生死簿上，勾下慈悲的一笔，那是谁也不会知道的。也许阎王老爷已经那么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或者是打了很长的瞌睡，忘记勾他的笔了。再不然，那就是他老人家要象一个慈祥而且和蔼的好祖父那样，故意跟他开一个善意的玩笑，要他活得不耐烦起来，这样子瞧着取乐，也未可知呢！

他送走了他的双亲，送走了他的兄弟，看着孩子一个挨一个，仿佛泡沫似地在眼前消逝。他的妻，也跟着在这些年幼者之后，在一个爆竹声响彻了乡村小巷的夜晚——除岁之夜，悄悄地离开了他。就连和他每日一道上山砍柴的伙伴，连去年的黄永祥算在一起，也已经死掉三个了呢！

村里的人都说他命薄。如此看来，他们的话，也不见得全没道理。而今，这么广大而辽阔的世间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冷清清、孤零零，象忽视了自然的法则似地在活着。他的血缘，他的亲人，恰似被无情的秋风吹刮过的草原，去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也没给留下。这于他邱阿金，是很难受的。这世间，能有一个对他的痛痒怀抱关心的人吗？

村人偶然也想起了他来。但是，那是只限于例如村头李家没有柴烧，或短了一支鸡油（榉树）的犁辕；或杨家死了孩子要他掩埋，仅在这种时候而已。此外，则还有他的街坊，也是房东太太，在他一日或两日不见动静的时候，会悄悄地，可也带着几分不安，打开他的门来，或竟很简单地只从窗缝瞧一两眼。实际，他也常常会因负荷的沉重，和山路的崎岖，而感到骨酸筋疲，喜欢静静地独自在床上，这么躺它一天或两天的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房东太太倒是位良善而慈和的女人。她不但不要邱阿金的房租，并且还时常象亲人似地关心他的起居啊！他的心里，每常对自己商量，必须牢牢地记住她的好处！然而不知为什么，他愈要记着，偏愈把它忘掉。想起这个，他便总要生自己的气，而且伤心的。这个脑筋，是愈来愈不中用，愈来愈不行了！

这么一说，他又要记起来。近来，那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，他总觉得自己的脑筋，仿佛已变成一张白纸，什么事情也记不起来。他觉得自己委实是太健忘了。有时候，虽然也闪电似地忆起久埋在黑暗时间的深褶里的旧事。但这也既如所言，只是一瞬间的事。随后，就又是没有完的空白。

他虽努力想再多记起一点，但已经是不可能了。那有如石器时代，到底是那样的悠远，而且不可思议啊！

二

邱阿金上了一面又急又险的高坡，赶紧把肩上将近一尺面的桡栗(桡)掷卸地下，人随着也颓然倒下。他把全部的神经和气力，集中在两条腿上，一步一颠地才爬完这面陡坡的。木头压在肩头上，沉重得象背负一座山，几几乎把他压碎了。象这样的，甚至比这还要重的石头，从前他邱阿金不知背过多少了，然而都没有象今天似地感到这样地吃力。

他坐在地上，张开了嘴巴粗声地喘气，他的两脚还在簌簌地不住地抖，眼睛迸出了火花。汗珠由额上、脸孔、背梁、大点的雨似地滴落，浸湿了他的衣服。他举手往额上抹了一把。这却使他吃了一惊，他觉得自己的脸孔是这样的灼热！这莫不是病了么？

这地方是坡顶。后面，落个急坡——就是他刚才爬上来的，隔条深谷，便是那横亘南北的，伟大的中央山脉。前面，冈坡做成长而徐缓的斜度，倾斜下去，下接坦坦的平原。坡尽头，有一个小村庄。西边一条河，横流村脚，流到北边，和另一条更大的河汇合，然后逶迤地注入淡水河。

现在是黄昏了。落日将半个脸偎着在西边低矮的山头，把天空朵朵云彩染成金黄的颜色。河流象一条火蛇，鳞光闪闪。漫漫的河原上，有紫色暮霭在低低地徘徊着，凄迷

而且模糊。有乌鸦啊啊地叫着，向山里面飞去。坡下小村里的炊烟，袅娜地，盘旋地，纠缠在村子四周的苍翠的竹丛间，仿如仙女的素带临风飘举。

人间还是这样的和平，这样的美丽，这样的温暖可亲！邱阿金象慈母般，眼睛祥和地在那上面环抚一遍，然后停留在那小村庄上。一边想起很多心事。这地方，这小小的世界，他是非常熟识的。这里的一草、一木、一石，都曾经经过他细心和亲爱地抚摩。这小村子——说起来，它比他还要年轻十几年呢！他邱阿金亲眼看着它如何象一个小孩子似的，由移垦成长到今日的模样；人们如何披荆斩棘，一点一点地把荒秽壅蔽的山野，开拓成肥沃膏腴的田垌。这些工作，他是亲自参加过的。他由十几岁起，便把自己的血汗当作肥料，来培育它们，一直到今天从没有间断过。他象一块路基的石头，将自己的一生贡献于人间。然而自身却从来不曾对人间要求过什么。这是对的！对于人间，他邱阿金是可以问心无愧了！他不该以此自豪吗？不该高兴么？就是以现在衰老之年，他也要以自己两只手喂饱自己的。他不能象叫化子，把手掌向人们伸出。他不能麻烦人们！对于人间，他已尽了一个象他那样的人所应尽的了。那么，现在他唯一的希望，而且是小小的希望，便是早一日让他回去——死！可是，什么时候才让他回去呢？

邱阿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眼光徐徐地移到北边那漠漠的河原。那里有一片一片连接不断的甘蔗园。夕阳在那上面水平地照着，象探照灯，划出光与影两个世界，一个农夫

驶了辆牛车，拉着满载的东西，正向小村子走去。穿着白色上衣的农夫，沐在晚照中，浑身金光闪闪，象透明体的东西，神秘而且崇美。

邱阿金让那牛车去得只有一点影子了，才又慢慢地爬起来，扛起木头，往坡下的小村子走去。

三

夕日留下一片大海，躲入西山去了。邱阿金到得村东头来的时候，夜幕已经灰魑魑地向大地没头没脑地盖下来了。天空上的云霞，已经由金黄变成红紫，紫里更透出灰暗的颜色来。

红土的路，满是象疙瘩似的小窟窿。邱阿金在那上面蹦蹦跳跳地走着，浑身的骨节震得发酸。肩头一阵阵仿佛是痛，仿佛是麻，又仿佛是开裂了，就象木头已经吃进里面去了一样。可是斜坡也就走得只剩一段墓地了。

墓地是紧邻着林子的，面积不小，绿草茸茸，草间荒塚垒垒，四周有繁茂阴森的翠竹环抱。回旋流转的烟霭，在这里，便和竹头拖得很长的黑影混合着，融成一体，沉沉地覆盖在墓地上，寥寂而且溟漠。

这墓地，他也是很熟悉的，因为他常常要到这里来。昨晚他还在这里掩埋了沈家的小孩呢！这村子里，不管是谁家死了小孩，都是叫他给掩埋的。大家都很清楚他邱阿金人好，不会有错。也的确如此！他不象普通的埋葬夫那样，

把人家的孩子当木头似地挽在锄头上，随随便便掬出去，随随便便埋掉，丝毫无动于衷，说是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尽。他并不这样，他就如死了自家的孩子似的，和母亲们一块恸哭流泪。母亲的眼泪和哭声，就象融化了的铅汁，直往他心里灌，常常使他非常难过。他每次看着捶胸顿足，哭成泪人儿的母亲，便总在一边劝慰：

“您就不要哭了吧，他不是来给您做儿子的，是做儿子的，就会好好跟住您。这是讨债鬼，早晚总得走的——。”

他把墓坑锄得很深，土覆得很厚、很结实，使野狗们没有办法挖开。他这样做，好让母亲们放心，好让自己对得起人！不是吗？这埋的并不是尸体，而是母亲们的宝宝、肉、心肝啊——。

忽然，一片凶恶的狗的咆哮声，把他的沉思打破了。他抬首看，只见有三只野犬在墓地中间，激烈地争夺什么东西，哇喋不休。那地点似乎就是他昨晚掩埋沈家小孩的地方。他这一惊非同小可。他赶忙把木头抛下，疯狂地跑去，又在地下抓起一块小石头来用力掷去。石头在地上跳了几下，并没有打中。然而野犬们却吃惊地把东西留下，卷尾逃跑了。他走前去，果然是一根骨头，好象还连着肉片什么的。他的脸色陡地变成铁青。他愣了一会儿，便开始找寻沈家小孩的坟地。盖着新土坯的新坟，很快就给寻到了。但坟地仍还完好无恙。邱阿金看着那稍稍隆起的很小的土馒头，不觉松了一口气。同时，忽然一阵昏迷，身子也就跌倒在坟前的草地上。

四

邱阿金拖到了家，把木头扔在檐下，便踉踉跄跄地进入屋里，他身子摔在竹榻床上。他的身子，为了过重的负荷，和刚才的一场虚惊，仿佛松解了般地软瘫。特别是在腰部，他并分不出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使他那么难受。就象上下身子已由那里分开来的了。下面两条腿——那该说是接在那里的两支木头吧，又硬又直，搬动都觉得费事。一边它抖得更是厉害了，象频死的虾蟆。他的脑袋，不知什么地方——似乎是脑顶，在隐隐作痛。他的眼睛，火星乱冒，一阵一阵发黑。心脏狂烈地跳动，就象要由胸口撞出来了。

疼楚在浑身抽着他，然而他极力忍耐着，不让自己呻吟起来。他相信自己当真是病了。

他闭着眼睛，在床上躺了好大的功夫，便又挣扎着坐起来。一动弹，又大又亮的火星，又不住地由眼珠里迸跳出来。

天色是渐渐黑下来了。屋里塞满了器物的影子，和幽暗的夜，静悄悄地没有声息。由外面传来街坊的话声，和厨房里主妇们预备夜膳的声响，也显得格外轻细幽沉。

现在——，做什么呢？做饭么？然而肚子不饿！也许应该点盏灯了？而这，他又不愿意！他试着站起来；身子是觉得好一点了。于是趑到窗前，自破桌上的小茶盆里喝了两半碗凉开水。冷茶落肚，觉得清爽舒适，脑子便也清楚起

来。于是顺脚走出外面，在台阶上屈膝坐起来。两手悬荡在膝盖上。

外面已经是万家灯火了，昏黄的火光，由门窗点点漏出。而弯弯的新月，也早已挂在东天之上。因此，地上是颇明亮的。天上有松散的云絮，群星散撒在云絮间，已渐渐分明起来了。

村道上，不时有脚步声，伴着话声走过，做活的人们已由四处的田野陆续回来了。农村晚餐前的热闹声浪，由各处响起来。在这些声响之上，更不时扬起孩子们更高更响的、压倒的欢笑和嚷闹。

邱阿金茫然看着虚空的庭子出神。他的脑袋已不那么痛了，只是有点晕，眼睛也还一阵一阵发花。他双手捧头，强忍坐着。忽然有什么影子在他眼前晃动。他的迷惘的神经猛地一震，急忙睁大了眼睛。他分明看见有人在向他走来——然而什么也没有！他想了想，虽也觉得奇怪，终把它归根为自己的眼花心乱，也就不再去理会。忽然又是一阵影子掠过。他赶紧又睁开了眼睛。然而地上只有静静的星月的清辉。他不信，又揉了揉眼睛，还是一样，什么也没有！

这次他不再以为那是因为自己的眼花心乱了。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一个五短身材的白衣男人。后来，他觉得那就好象去年死掉的黄永祥。

他拿手在脸上重重地擦了几把，好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。黄永祥，他干吗来的？他越想越奇。莫不是他来叫自己去的吗？他印证于今日自己的身子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他

点了点头，于是站起身子，走进屋里去。

他必须把自己的身子拾掇拾掇，决不能这样不干不净地就去。那是不体面的。好在各种应用的东西，自己早就预备好了，只要自己穿戴起来就行。

五

他划了根洋火，点亮煤油灯。立刻，昏黄的灯光充满了这间又深又大的房子。一切用得退了颜色的古旧家具，浮现着幽玄而迟钝的轮廓。在床尾靠壁处，停放着一具日本杉木制的棺材。它的存在，和那异样的苍白的颜色，和别的灰朴朴的家具，是极不调和的。

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套簇新的寿衣——黄棉布的短褂和安白布裤腰的红口布裤子，和一双布鞋。这和那具棺木，都是他拿出历年的积蓄，给自己置办的。一切可谓简陋质朴，可是，这他邱阿金就很满意了，“四皮齐”（长袍马褂），和福州香杉的棺木，那是要比他身分高的人才配用的，象他这样的人，只要有这些，就算很排场了。

衣服是烦街坊的太太们，整整费了一个月的夜晚做好的。

“拿来！不要客气！你没有别人帮你做呀！”

她们这样说。另外，还给自己做了一双带有鼻子和后跟的加八鞋。做得既光洁、又端正。多么善心的太太啊！可也正如这位太太说的，他邱阿金“没有别人”，所以他更必

须处处给自己想得周到些。生前，他没麻烦过人家，那么死后，他更不能给人们添麻烦。他事事对得起人，对得起世间，那么他死也可以瞑目了！

他于是脱下脏衣服，把身子用干手巾上下擦得干净了，然后庄重地把寿衣穿上。正合适！又把袋子似的两只直筒袜子套上，穿好寿鞋。袜子他是从来没有穿过的，套在足上，只觉得碍事；而有鼻子的鞋，也就别扭。然而他得穿着，这并不是讲舒服的时候！

穿戴齐楚后，他便坐在床沿上，把屋子环视一周，想想是否还有什么事情该做。由于他爱洁净的癖性，屋里平时即被整理得整洁有序，一切器物各安原位，地上纤尘没有。他觉得一切都好，便站到门边。庭子空荡荡地不见人影。夜色很清。屋顶上，有极淡的雾。村道上静悄悄地没有人声。

他立了一会儿，觉得腰酸，举手往额门摸了摸，好象有点烫。他往上屋的邻舍望了一眼，心里有异样的感触。于是旋转身子，走到壁下，把棺盖揭开来，竖在棺材尾。他自己是不能把盖盖好的，这只好劳别人的驾了。可是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，傻子才想到棺盖是可以由自己盖下来的。好在只要人们费点神，把它拉下来就行。

棺材内原就是很干净的，无需乎打扫。于是他把被单折好，又拿了那只假皮红漆枕头，吹灭壁上的灯。便躺下去，把被单盖上。棺材虽然很窄，可并不挤。他把手放直，便闭起眼睛。起初，觉得棺材硬，有些硌人。慢慢地，这也

不觉得了。接着，又是手酸了，于是把臂肘弯回来，交叠在胸前。

四周比前更静寂了，似乎人们已经睡下了。哪里有老鼠唧唧唧地在叫。远处，更有断断续续的犬吠声。

他躺着，心里只是想东西，而脚上那双鞋也觉得有些挤。他想今天的木头——那是邻村的人家要的，没有交割清楚。由犬吠声，又记起坟地里的野狗。野狗不致挖开那小坟才好！

他躺了半晌，终而坐起来，索性把鞋脱掉。没有办法，这也只好劳别人的驾了！把鞋放好，便又躺下去，重新把被罩盖好。脚是舒服多了。猛又睁眼，直窗格上正挂了颗闪烁放光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啊？星星么？星星要做什么呢！可是——再见了！

于是，他把眼睛闭上——。

六

邱阿金再把眼睛睁开来时，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。曙色映着壁上，发出灰白的闪光，一切器物即以它为背景，拖着幢幢的影子，静静地立着。

他惊讶地，而且迷惑地看着屋里的东西，这样的念头在他意识上一点一点地扩大起来；自己没有死掉么？果真没有死掉么？

他徐静地由棺材里爬了起来，觉得事情非常糟。当他

看见放在棺材边的寿鞋时，他竟茫然怔住了。原来自己是没有死掉，这如何好呢！可是，更使他纳闷的是，一夜的酣睡——这是多么香甜的觉呵！又使他取回元气和健康了。他的四肢，象装了弹簧似地轻松快捷，头不痛了，眼睛也清爽有神。

他嗒然坐在床沿上，眼睛斜瞅着自己曾在那里睡了一夜的棺材，不觉皱起眉头。他坐了一忽儿，然后用手把寿衣脱下，和鞋一块收起，换上常服，又把棺盖盖好。

他把门打开，走出檐下。晓时的宁静，领有了周围。缕缕炊烟，由人家的屋顶上升腾着。鱼肚白的天空，有一叠一叠的淡灰的云，渐渐朝东屯聚，云头镀着灿烂的金边。村道下手人家的茅屋顶上，有潮湿的炊烟在匍匐着、旋转着、偎依着，象有意志的生物那样。邱阿金往那里瞧了一眼，忽然想到了肚子饿，连带又想起昨晚自己已饿了一顿了。可是这思想刚刚在心头爬起，同时，便又感到了无限的懊恼和惆怅。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也就开始生火做饭了。

无论如何，他是还得活下去！活下去！

选自《钟理和全集——卷四》

钟理和（一九一五——一九六〇）——

笔名江流，又名里禾，号钟铮、钟坚。台湾屏东县人（祖籍广东梅县）。十八岁时，迁居高雄县美浓镇，随父务农。一九三八年

至一九四六年，曾先后在沈阳当汽车司机，在北京经营煤炭零售生意。一九四六年返台，一九五〇年回到美浓镇。

钟理和虽然只有高小毕业及一年半私塾的学历，但自幼爱好文学，刻苦自修，阅读了我国大量古典文学及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品，积极从事写作。现有《钟理和全集》（八卷）。

钟理和一生贫病潦倒，逝世时年仅四十六岁。